

忆苦思甜话家史

YIKUSITIAN HUA JIASHI



史家話甜思苦忆

編 社 本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忆苦思甜話家史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

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字數 53,000

一九六四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 100,001—180,000

統一書号3072·301

定 价 0.21元

序

《忆苦思甜話家史》出版了。这是一本生动的階級教育的教材，值得人人一讀。

本书編入的九位老工人的“家史”，是对旧社会的一部控訴书。他們充滿血泪的历史，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，鞭撻了剝削制度的罪恶。

看吧：

九个工人中，就有三十多个亲人被旧社会折磨致死。他們有的被杀害，有的被打死，有的在沉重的劳动中累死，有的在疾病的煎熬中死去，有的被逼自杀，有的冻餓而死。张瑞元的六个孩子，一个一个地被夺去了生命，有的临死前嘴里还喊着“面湯”；张全有的女儿死前还喊“我餓”；曹桂凤的妹妹咽气以前还要饽饽……

九个工人中，就有十四个亲人被搶走、卖給人家、或者被迫改嫁，或者当了童养媳。王秀兰姐妹三个，都是在几岁和十几岁时就走进了“鉄籠子”，日夜受着折磨，吃的是連猪也不吃的“飯”……

九个工人中，几乎每家都发生过生离死别、骨肉分散的惨剧。

九个工人中，几乎家家都要过飯，在旧社会沒吃过一頓飽飯。

九个工人中，几乎家家沒有住处。他們在“破瓦寒窑”中，在破庙里，在烟囱旁边栖身。

九个工人中，沒有一个人上过学。

.....

数不尽的事实，讀起来真是一字一泪。他們的悲惨生活，不正是旧社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生活的縮影嗎！是誰逼得他們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？九个老工人的“家史”用具体的事实告訴人們：是黑暗的旧社会，是罪恶的剝削制度。从国民党反动派到地主、资本家、日本鬼子和他們的爪牙汉奸、特务、伪警察、封建把头、监工……他們騎在劳动人民头上，用刺刀、鞭子奴役劳动人民。

九个老工人的“家史”，又是对新社会的一曲頌歌。他們用无限欢欣的心情，記述了翻身的历程，描繪了解放后的新生活。

看吧：

过去受压迫的工人做了国家的主人，当了人民代表、国家干部、劳动模范……

过去“懵懵懂懂”不知道革命道理的人，提高了觉悟，成了工人阶级先鋒队的一員—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失散了二十年的骨肉重新团聚了。

被旧社会折磨瞎了的眼睛复明了。

被逼作童养媳的女工走出了牢籠，建立了幸福美滿的新家庭。

在破庙、烟囱旁边栖身的工人住上了工人新村。

过去的文盲学会了文化，“老了又成了中学生”，什么也不会的人学会了技术。

.....

数不尽的事实，叫人讀起来久久地不能平靜。这难道不正是新中国工人階級翻身的写照嗎！是誰从飢餓死亡中把他們挽救出来？是誰給了他們幸福的生活？九位老工人从內心里发出了呼喊：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是伟大的領袖毛主席！是光輝燦爛的社会主义制度！当大字不識的老工人学文化时，激动得首先学会写共产党和毛主席，这正是反映了工人們对党和毛主席由衷的热爱。

九位老工人的“家史”，是一部生动的階級教育的教材。它告訴我們：永远也不要忘本，永远也不要忘記过去。所謂不忘本，就是永不忘掉无产階級的本质，永不失去无产階級的本色，永不丧失无产階級的根本立場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决不能忘記过去階級压迫、階級剝削、階級斗争的历史。不懂得剝削，就不懂得革命。不知道历史，就不知道今天如何生活。我們許多青年人，是“生在苦根上，长在甜蔓上”的人，对階級压迫、階級剝削的历史不甚了解。他們有的只是从书本上学了一些階級斗争的概念，体会并不深刻。像高玉志的妹妹小时候母亲抱着她要飯，解放以后一直在幸福的生活中长大，受了資产階級思想影

响，胡吃乱花。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，有必要补上这“最基础的一课”——阶级教育课，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前辈是怎样生活的，永不忘本，永远保持革命的斗志，从长辈手中接过革命的“接力棒”，奋勇地向前奔驰。

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，对旧社会的罪恶事实固然了解很多，特别是那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，对阶级压迫之苦体会更深。但是，解放以后十四年多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的生活，也容易使人习以为常，而对旧社会的阶级苦逐渐淡忘起来。经常回忆过去，不但自己可以“温故知新”，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，站稳阶级立场，而且可以用阶级斗争的历史来教育年青的一代。像天津化工厂工人苏玉勤，经常教育子女不忘过去，还领他们到过去住过的破庙里参观，告诉他们：记住这座破庙，记住工人阶级的血泪史。曹桂凤的母亲，把自己要饭用的篮子、破被作为“传家宝”，经常用这些实物来教育后代永不忘本。这些都表现了老一辈对教育青年一代的高度责任心，是很值得提倡的。

抚今追昔，忆苦思甜。了解过去的苦，使我们更加珍视今天的甜，也使我们更加高瞻远瞩，展望美好的明天。现在，悲惨的生活虽然已成过去，但是，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，他们还到处奴役和压迫人民，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我们是毛主席教导下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，决不能忘记受压迫的阶级兄弟。在国内，反动统治阶级虽然已被打倒，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死亡的。正如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：“在无产阶

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，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（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，甚至更多的時間）存在着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。……这种階級斗争是錯綜复杂的、曲折的、时起时伏的，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。”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，我們应该永远銘記。不要忘記，反动統治階級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复辟。他們並沒有忘記过去。有些人仍然保留着“变天賬”，“分土地的名单”，甚至有的地主每年到他被斗争的那天就偷偷举行“紀念”，教唆他們的子女要“报仇雪恨”。資产階級还在用他們腐朽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腐蝕我們，特别是影响青年一代。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也不断在侵袭我們。我們一定永远不要忘记階級斗争，永远不要忘记“兴无灭資”，永远不要忘记工人階級的历史責任。正像天津市第二印染厂工人李荣盛說的：“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，現在仍然过着像我家解放前那样悲慘的生活。因此，我們既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，也不能只扫自己門前雪，应当帮助全世界被压迫的階級兄弟，早日粉碎他們身上的鎖鏈，使他們家家户户，也都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。”李荣盛說得很对，这番話表現了新中国工人階級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廣闊的胸怀。我們一定要發揚奋发图强，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，加倍努力生产和工作，建設好我們的国家；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，提高觉悟，提高本領，用实际行动反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反华大合

唱！用实际行动粉碎反动統治階級的复辟陰謀！用实际行动
来支援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！

石 坚

1963年11月

目 录

五十年間	李榮盛(1)
我家的苦和甜	張全有(14)
我家的遭遇	王秀兰(24)
回忆我家的悲欢离合	李文发(34)
从地獄到天堂	苏玉勤(42)
我家的血泪史	郑金山(52)
永远不能忘本	高玉志(59)
血泪辛酸話当年	張瑞元(67)
我家的三件“宝”	曹桂风(76)

五十年間

天津市第二印染厂工人 李荣盛

到1963年8月14日，我正好是五十岁。記得我小的时候，常听母亲說：“咱穷人能活到五十岁，就算是长寿的了。”的确，我的父亲和母亲，都不到五十岁就死去了；自然，我要是不赶上解放，也早变成一堆烂泥，哪里还会有今天。因此，这些天来，心里非常激动，特别是当每天从工厂回来，跨进家門，看到里里外外的高兴劲儿，就不禁想起过去那苦难的家，想起那些惨死的亲人，常常是一夜連一夜地不能安眠，总想找个人嘮嘮这些家常話。

—

我的老家是东郊的欢坨庄。記得在我九岁的时候，全家七口人，住在一間破烂的小土房里。当时我們兄妹五人，都很年幼。最大的哥哥刚滿十一岁；最小的妹妹，还在怀抱。全家人只有靠父亲每月掙的二十元工資度日，生活十分艰难。可是沒想到，就是这样的日子，也难得保持长久。

爸爸当时在市里給一家資本家燒鍋炉。由于成年累月

呆在阴暗的地下室里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爸爸一人顶着干，天长日久，就坐下了病。这年冬天，爸爸的两腿突然瘫痪，不能动弹了。资本家看从爸爸身上再挤不出什么油水，便给了五块钱，把爸爸推出大门。

当天夜里，爸爸由两个老乡架了回来。妈妈一听爸爸被裁了回来，又见爸爸病成这个样子，急得只向老天作揖：“天老爷呀！往后这一家大小，靠什么活啊？”

真是火上加油：旧历年关又要到了。有钱人家又是杀猪宰羊，又是添制新装；我家呢，连一顿稀粥也吃不上了。不懂事的大妹，一会儿跟爸爸嚷着肚子饿；一会儿又叫爸爸给她买这买那。爸爸看到这种情况，难过得整天躺在炕上唉声叹气。

一天夜晚，我们都睡了。风从屋顶吹过，好像鬼哭狼嚎。这时听爸爸哑着嗓子跟妈妈说：“核桃他妈（核桃是哥哥的小名），我看我这腿，这辈子好不了啦！现在我活着，只能给你们添麻烦，不如早早死了，省两口饭给孩子们吃。”

妈妈只是啜啜地哭，痛苦地说不出话来。停了一会，爸爸又接着说：“你跟我这些年，也没有让你享一天福，想起来真对不住你。我死了，你要能走道就走吧，别都在一块儿饿死。我死后不能闭眼的，就是惦着这五个孩子，他们都太小呀！”

妈妈再也忍不住了，哇地一声痛哭起来。边哭边说着：“你不能死！我活着是李家的人，死是李家的鬼。就是用我身上的肉，也要给五个孩子拉扯大！”

哪知爸爸这个倔强的人，只要他认准了道，是誰也劝不回头的。記得在轉年春天的一个夜里，爸爸就用他那給地主、資本家操劳一辈子的双手，拿刀子结束了自己剛滿四十七岁的生命。万恶的旧社会，终于把爸爸逼上了死路。

二

爸爸死后，全家人的吃喝穿用，都落在媽媽一人身上。为了活命，媽媽不得不把还在吃奶的小妹放在家里，每天天刚亮，就到地主家里做飯、洗衣、伺候孩子。每天晚上回来，还得搓些麻绳卖，常常到半夜或鸡叫才睡。两手打滿了血泡。就这样起早爬黑地干，仍然填不飽六口人的肚子。

有天半夜，我醒来睜眼一看，媽媽还坐在煤油灯下搓绳哩。她一边搓，一边在吃什么。我感到奇怪：媽媽到底吃的什么呀？再一細看，原来桌上放着一个盐罐和一碗白开水。这时只見媽媽吃一个盐粒，喝一口白水；停了一会，又吃一个盐粒、喝一口白水。我感到納悶，問道：“媽你吃盐干嘛？”媽媽苦笑了一下，說：“快睡吧，媽燒心，吃个盐粒、喝口水压压。”我一听，眼泪忽地一下涌了出来。燒心，明明是餓的呀！媽媽为了我們兄妹五人，熬尽心血。从爸爸死后才两年多的時間，媽媽好像老了十岁。我越想越难过，再也睡不着了。

時間过的真快，一年一度的年关又到来了。媽媽为了讓我們过个高兴年，特別用紅紙剪了一对吊錢貼在門头

上，然后又到杂货铺除了六块豆腐丝，说是除夕晚上，每人一块。我们听了，高兴地跳起来。

哪知道，就是这六块豆腐丝，却要了妈妈的命！

大年初三，家家户户都还在欢度新春。一大早，杂货铺的掌柜突然来到我家，非逼着我妈在当天给他钱。妈妈向他央求缓几天。他不但不答应，还骂了起来：“穷老婆子，没长吃豆腐丝的嘴，就别妄想；吃了东西拿不出钱，快给我吐出来！……”说着，用脚踢得我家门坎咣咣直响。

妈妈人虽穷，骨头却硬，哪能受他这样污辱，一气之下，便把套在身上的那条单裤卖了，还了这笔阎王账。

账是还完了，但气却压在心上。第二天，妈妈便病倒在炕上，一连几天，滴水不饮，烧得不省人事。后来烧退了，人却完全脱了像，变成皮包骨。妈妈自觉着难以好转，便忙在病中给我们缝补衣服，一边补，一边擦眼泪。

有一天，我们从外面拾柴禾回来，妈妈把我们叫到炕边，先挨个地打量了半天，然后流着泪说：“妈看样子不能管你们啦！别恨妈狠心，这也是命里注定，该死在这六块豆腐丝上。往后全凭你们自己挣着活了。要记住：谁有一口饭吃，也要分给别人半口；可不要把妹妹给饿死了。要小心财主，他们的心可狠呀！”

就在这天傍黑，妈的病突然恶化，不到半夜，便死去了。任凭我们扒在妈身上大声哭喊，妈也一声不响了。妈比爸小三岁，死那年也正好是四十七岁。

三

媽媽的話真對，財主的心就是狠。記得在媽死後的第三天，我大爺突然從趙文莊趕了來。他家很有錢，就是絕戶（即無兒無女）。過去從來不讓我家人進他家的門，怕帶去了窮氣。

這次他來到我家，先把屋裡屋外打量了一番，看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，轉過臉來，對哥哥說：“核桃，今天你先跟我回去，明天弄點糧食來。有大爺在，怎麼也不能讓你們小兄妹五個餓死。”

我們正處在走投無路、困難萬分的境地，聽他這麼一說，真是十分感激。於是，我哥哥便跟他一塊兒走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們兄妹四人，瞪着四雙小眼睛，朝着進莊的大路，等呀，等呀。從太陽東升，等到吃過午飯；從吃過午飯，等到日落黃昏，仍然不見哥哥的影兒。但我們還沒有死心，到了第三天、第四天，依舊等着、等着。最後，五天過去了，十天過去了，一直還沒有音信。這時，我們才開始絕望，知道上了大爺的當。

真沒想到，這個殺人不見血的老傢伙，欺侮我家沒人，竟不花一文錢，便把哥哥給騙走了。我真後悔沒記住媽媽的話。

四

哥哥被騙走後，一家人就數我大了。當時弟弟是十二



岁，大妹妹是十岁，小妹妹才三岁，我也才刚满十四岁。别说家里那时一贫如洗，就是有吃有穿，要照顾好小弟妹三人，也不容易啊！

俗话说：没秧的瓜儿难长成，没娘的孩儿命难活。就在妈妈死后不满三个月的时候，小妹妹生病了。开始是发烧，以后就抽起风来，眼看着小妹枯瘦的身体，一会儿被抽成一个小肉团。我们急得没法，只得下手掰。但这哪能顶事呢！到第三天头上，我可怜的小妹，终于悲惨地死去。我一面哭一面想：可怜她来到人世三年，不但没有穿过一件囫圇衣服，就连一顿饱饭也没有吃过啊！

哪知，旧泪未干，又添新痛。在小妹死后不到半年，大妹妹由于整天思念妈妈和吃不饱饭，忽然在一天晚上，两眼失明，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。她急得一面在地上跳着喊叫：“二哥，二哥！我眼睛看不见啦！”一面用十个尖尖的小指头，使劲地往眼上、脸上乱抓。不一会儿，满脸鲜血淋淋，但眼睛依然看不见一点东西。

因为眼睛失明，给大妹精神带来了很大的痛苦。不久，她便病倒在炕上。我们因为每天要去给地主家拔草，也不能整天在身旁伺候她，只能到吃饭的时候，把我们二人省下的一点饽饽，送给她吃。渴了就喝些凉水。看到她那一天比一天瘦弱的身体，我不知暗暗地流下了多少次眼泪。

一天，外面下着倾盆大雨。我和弟弟都没出去干活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大妹苦苦央求我说：“二哥，给我做碗挂面吃行吗？”我腰里连一个铜子也没有，但又不忍心不答应